

北大教授、博导、著名作家曹文轩推荐

英国现代文学鼻祖笛福名作，首次以中文面世

◆[英] 丹尼尔·笛福◆

伦敦大瘟疫

亲历记

A Journal of
Plague Year

1665年，伦敦发生了一场大瘟疫，死亡超过10万人，本书对这次大瘟疫作了详细记载。

人类在瘟疫面前的表现都是相同的。**恐惧，绝望，痛苦。**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英国现代文学鼻祖笛福名作·首次以中文面世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18世纪著名文学家，被称为英国现代文学第一人。其最著名的作品为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漂流记》，奠定了其作为英国现代文学鼻祖的地位。

《伦敦大瘟疫亲历记》出版于1722年，其影响仅次于《鲁滨逊漂流记》，本书是第一个中文版本。

本书详细记述了发生于1665年（伦敦大火的前一年）的伦敦大瘟疫的情况。在这次大瘟疫中，伦敦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

A Journal of Plague Year

瘟疫初降

世态百相

隔离与逃亡

恐怖的大坑

灾难中的邪恶与痛苦

逃亡之路

风餐露宿

灾难中的人们

看不见的瘟疫之手

瘟疫中的经济

劫后余生

ISBN 7-204-06881-5



9 787204 068814 >

ISBN 7-204-06881-5-1-1218

定价：19.80元

I 461.859
D380

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丹尼尔·笛福 著

谢萍 张量 译



藏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RAY 54/06



20017264

责任编辑：刘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敦大瘟疫亲历记/[英]笛福著;谢萍、张量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6

ISBN 7-204-06881-5

I.伦… II.①笛…②张…③ III.瘟疫-
史料-伦敦-1665 IV.R51.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6930 号

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英]丹尼尔·笛福 著

谢萍 张量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河北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375 字数:200千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04-06881-5 / I·1218 定价:19.80元

只有我们自己经历过瘟疫，才能了解面对
瘟疫时候的感受，才能明白为什么国外的灾难
文学如此源远流长。——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
 Crusoe》，一定会让你获益匪浅。

曹文轩

二〇一三，六，十八

译者的话

我们经历相同

发现笛福的《伦敦大瘟疫亲历记》纯属偶然。

在 SARS 横行时期闭门不出的日子里，虽然人在家中，却非常渴望了解一些有关瘟疫的信息——SARS 或者说“非典”正是一种瘟疫。

可惜，有关瘟疫的中文资料并不多，于是，在浩如烟海的英文资料中，邂逅了英国现代文学鼻祖、以《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世界的丹尼尔·笛福的《A Journal of Plague Year》。

本书初版于 1722 年，在笛福的众多作品中，《伦敦大瘟疫亲历记》的影响仅次于《鲁滨逊漂流记》，在国外有众多的版本，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中文译本。

书中详细描述了 1665 年伦敦发生大瘟疫期间的情况。在这次大瘟疫期间，伦敦死亡的人口超过了 10 万人。

书中所描述的一切，对于经历了 SARS 的我们来说，是如此地感同身受——瘟疫初现、政府从初期的反应迟缓到后来的

认真应对、人们恐慌、隔离、逃亡、人性的高贵、人性的沦丧、经济的萧条直到瘟疫过后的喜悦。笛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类在瘟疫面前的全景图。

瘟疫是烈性传染病的总称，在所有传染病中，传染最快的可能就是能够通过飞沫传播的疾病。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就是能够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很不幸的是，SARS也是能够通过飞沫传播的瘟疫。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经历与三百多年前的伦敦人非常相似的原因。

也许，科技的进步会使得我们在遭遇下一次瘟疫时不至于造成很大的悲剧；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在人类的科技进步的同时，病菌也在演化；否则，便不能解释为何1918年爆发的大流感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会超过14世纪“黑死病”爆发时的死亡人数。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谁也不希望瘟疫爆发，但一旦瘟疫再次爆发，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本书的主人翁那样，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下：

伦敦在1665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夺取了10万人的生命。然而，我却活了下来！

译者

2003年6月 北京

1665年，伦敦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天灾（鼠疫），有关此次不寻常事件的资料及纪念文字来自一名疫期仍留守伦敦的市民，而这些重要的资料以前从未公开过。

Daniel Defoe

目 录

推荐/曹文轩

译者的话:我们经历相同



瘟疫初降/1

1664年的9月,传来了荷兰发生瘟疫的消息;11月末,伦敦有两人死于瘟疫;12月末,又有人在同一间房子里染疫而死。

疫情时断时续,但终于爆发了,人们幻想瘟疫不会爆发的自我安慰的借口已经荡然无存。有些人开始疯狂地逃离,我将何去何从?



世态百相/15

瘟疫降临,伦敦的许多地方已经面目全非。在灾难面前,很多人沉溺于预言、占星、咒语、幻象以及古老的巫婆的传说中;某些狂热分子冲上街头传播预言,假称自己是被上帝派来告戒这个城市的先知;另外还有人在街上裸奔,不分日夜地狂喊;有人声称看到了鬼怪幽灵;一切都变得混乱盲目;骗子和庸医的腰包撑得鼓鼓的。人们纷纷聚集在教堂里祈祷,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



隔离与逃亡/45

在一些人做出各种疯狂行径的同时，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发生了疫情的住房进行封闭。但是，一些被封闭的人采取了贿赂、欺骗看守人的方法甚至使用暴力逃离了出去。人们的苦难也并没有减轻，一位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在两个小时内从活蹦乱跳到气绝身亡。



恐怖的大坑/79

为了埋葬急剧增加的死者，教区的墓地挖了很多大坑，层层叠叠堆满了尸体，有些将死的人就自己跳入坑中。一个男人被瘟疫夺走了妻子和孩子，他跟在运尸车的后面，直到墓地，看到妻子和孩子的尸体被扔进“万人坑”，他崩溃了……。这样的故事，那些天在伦敦上演了无数……



灾难中的邪恶与痛苦/111

即使在这种大灾难中，盗贼的数目在各种场合下也不少见，还有一些其他的邪恶行径。大量的商业活动停止了，众多的人失业了，变得一无所有。如果不是善良的人们的大量捐赠，很多人即使逃脱了瘟疫也逃脱不了死亡。一个贫穷的船夫讲述了自己一家的悲惨故事和感激……



6 逃亡之路/149

在无处不在的瘟疫面前，人们的同情心丧失殆尽，甚至孩子抛弃父母、父母抛弃孩子；女人、特别是怀孕即将生产的女人成为最悲惨的人群……。在瘟疫的巨大威胁之下，两兄弟和一个朋友开始了逃亡，尽管道路被截断，尽管无处栖身……



7 风餐露宿/181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幸运地在树林里找到了一块栖息地，尽管需要自己搭起木棚，尽管需要忍受村民们的恶语；好在善良的人们终于接纳了他们，送来了各种食物，但他们决不能踏进村民的家中甚至不能接近村民。但不幸的是，瘟疫追过来了……



8 灾难中的人们/215

在大瘟疫面前，人们暴露出了各种本性。有人以自己身染瘟疫惊吓别人，甚至故意传染别人；有人深夜从家中跑出在街中狂奔；有人不顾一切跳入泰晤士河；有人彻底绝望，从而不再顾及感染的危险。令人惊奇的是，物价居然保持了稳定，特别是面包的价格……

9

看不见瘟疫之手/241

不但那些患者传染瘟疫，他的气息、他的衣服、他接触过的物品都是致命的；那些看起来是健康人也传染瘟疫，有些人会突然死在睡梦中，死在家门口，甚至死在大街上；两个看似健康的人一起喝酒，第二天，其中一个病发身亡，几个小时后，另一个也跟着去世；瘟疫无所不在，但人们却无法看见……

10

瘟疫中的经济/271

瘟疫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贸易。国外的港口不再允许我们的商船进港靠岸，商人们完全陷入困境；国内的贸易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还是有一些商船将瘟疫带到了伦敦以外。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前景并不是暗淡无光……

11

劫后余生/299

瘟疫减退了，就像它的到来一样。每个人心里都觉得有些意外，而脸上则是开心的微笑；街上每个人都在和其他人握手，整条街非常拥挤，根本走不过去；有些人高兴得哭起来。这就是人们的喜悦，生活对他们而言再也不是悲伤。

我将会在同年写下的日常备忘录的结尾部分写上：伦敦在1665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夺去了十万人的生命。然而，我却活了下来！

后记：大师不应被遗忘的作品/317

1664年的9月，传来了荷兰发生瘟疫的消息；11月末，伦敦有两人死于瘟疫；12月末，又有人在同一间房子里染疫而死。

疫情时断时续，但终于爆发了，人们幻想瘟疫不会爆发的自我安慰的借口已经荡然无存。有些人开始疯狂地逃离，我将何去何从？



瘟疫初降

大约是在1664年的9月初，我从邻居们那里听到了关于可怕的瘟疫又在荷兰肆虐的消息。据说1663年的时候疫情曾经非常严重，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关于这场灾难究竟源自哪里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来自意大利，有人说是来自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在土耳其船队运返的货物中夹带着病毒从而传播开来；也有人说是来自克里特岛，还有人说是来自塞浦路斯。但无论这场瘟疫肇始于何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它再次侵入了荷兰。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拥有类似印刷报纸这种传播各种见闻、进行各项报道的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来自从事贸易往来及与国外有联系的人物的信函，而这又完全是根据人们的口头传闻，因此这些消息无法像现在这样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关于这场灾难，政府方面似乎掌握了比较真实准确的情报，几个部门机构已经着手应对，以阻止它的到来，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关于瘟疫的传闻很快也就消于无形了，人们渐渐将之淡忘，仿佛从不曾关注此事，内心希望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直到1664年的11月末12月初，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有两人（据说是法国人）在隆阿克里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伦敦特鲁里街顶头的住宅里。他们的家人虽然竭尽所能地想隐瞒这项事实，但还是在与邻里的交谈中不慎泄露了消息。国务大臣获悉了此事，于是命人着手进行调查，以确定其真实性。两名内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被派往事发房间进行详细检查，在两名死者的尸体上都发现了瘟疫的明显特征。这三个医生公开发表了他们的观点，称这两人死于瘟疫。此项结果通报给了教区执事，进而到达教会，于是教会每周的公告开始公布死于瘟疫的人数及被感染的教区数。

人们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在全城引起了警觉。到1664年12月的最后一周，人们对此更加关注和警觉，因为又有一个人死在同一间房子里，症状也一模一样。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再没有传出任何人受到感染或死于瘟疫的消息，人们几乎以为一切都已过去，生活也渐渐恢复了平静与悠闲，据

说疫情已经结束。然而，不久以后，我记得大约是在 1665 年的 2 月 12 日，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同一教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症状与前面几位死者相同。

这件事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城市的另一端，因为教会每周的公告清晰地显示出圣伊莱斯教区埋葬的人数超过以往。人们开始怀疑瘟疫就隐藏在那里的人群中，才导致有人一个个地死去，尽管这一切都被尽量掩盖着。这使得人们仿佛着了魔一样，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迫不得已的话，绝对不肯踏足特鲁里街以及其他可能有瘟疫的街区。

公告不断地显示出教区每周的埋葬人数，在圣伊莱斯教区及霍尔本的圣安德鲁教区还没有发现瘟疫时，平常每周的埋葬人数从 12 到 17 或 19 不等，上下稍有浮动。而从圣伊莱斯教区首次出现疫情开始，人们发现埋葬的人数每周都呈现了相应的增长，例如：

	圣伊莱斯教区	圣安德鲁教区
12 月 27 日 ~ 1 月 3 日	16 人	17 人
1 月 3 日 ~ 1 月 10 日	12 人	25 人
1 月 10 日 ~ 1 月 17 日	18 人	28 人
1 月 17 日 ~ 1 月 24 日	23 人	16 人
1 月 24 日 ~ 1 月 31 日	24 人	15 人
1 月 31 日 ~ 2 月 7 日	21 人	23 人
2 月 7 日 ~ 2 月 14 日	24 人	—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圣布莱德教区和圣詹姆斯教区，它

们都与霍尔本教区相邻。这两个教区以往每周的埋葬人数基本从4人到6人或者8人不等，但疫情开始后，其人数呈现了如下增长：

	圣布莱德教区	圣詹姆斯教区
12月20日~12月27日	0人	8人
12月27日~1月3日	6人	9人
1月3日~1月10日	11人	7人
1月10日~1月17日	12人	19人
1月17日~1月24日	9人	15人
1月24日~1月31日	8人	12人
1月31日~2月7日	13人	5人
2月7日~2月14日	12人	6人

此外，人们非常不安地发现，这几个星期中，每周公告的全城总埋葬人数增加很多，尽管以往每年这段时期的埋葬人数并无大的变化。平常教会公告所公布的每周埋葬人数大约在240人到300人不等，300人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这几个星期的埋葬人数呈现了连续的增长：

	埋葬人数	增加人数
12月20日~12月27日	291人	—
12月27日~1月3日	349人	58人
1月3日~1月10日	394人	45人
1月10日~1月17日	415人	21人
1月17日~1月24日	474人	59人

最后达到的数字可以说是非常惊人了，超过了自 1656 年灾难爆发以来任何一周的埋葬人数。

然而，一切又渐渐地恢复了平静，天气依然寒冷，自 12 月以来的霜冻一直有增无减地持续到 2 月底，不时还有凛冽的寒风，埋葬的人数又开始减少。城市仿佛重新焕发了生机，人们欢喜地以为灾难已经过去。

整座城市只有圣伊莱斯教区的埋葬人数仍然居高不下，尤其是从 4 月初开始，埋葬人数还基本是每周 25 人，直到 4 月 18 日至 25 日这一周，圣伊莱斯教区的埋葬人数达到了 30 人，其中两人死于瘟疫，8 人死于斑点热，这两种病被人们认为是一回事。然而，死于斑点热的人数增加了，这周之前是 8 人，这周之后就是 12 人了。这无疑是在城市中又一次拉响了警报，难以忍受的担忧与恐惧在人群中蔓延，而天气也渐渐转暖，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

好在接下来的一周大家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公告的数字有所下降，总体埋葬人数是 388 人，其中无一人是瘟疫，仅有 4 人死于斑点热。但是好景不长，再下一周埋葬人数又开始反弹，疫情也逐渐蔓延到其他的两三个教区，如圣安德鲁教区和圣克莱门特教区，更糟糕的是，已有一人死在城区内圣玛丽教区的教堂里，这就是说是在贝尔班德小街上，距离证券交易所很近了。这一周全部埋葬人数中有 9 人死于瘟疫，6 人死于斑点热。经过调查，死在贝尔班德街的法国人曾经在隆阿克里居住过，并且就住在那些被感染的房子附近，由于害怕，他搬离了此地，却完全不知自己已经被感染。